

海
剛
峯
集



海
剛
峯
集

海
瑞
撰

中華書局

26268

叢書集成初編

海剛峯集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正誼堂全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海剛峯先生文集序

君子之挺拔於世者。惟有立志堅而任事勇。毅然獨行其是。無所回互顧惜。以求吾道之必伸。迹其所爲。縱不能盡出於中行。然視夫隨俗浮沈。淪汨鄉愿。早見擯於孔孟之門庭者。相去奚啻霄壤歟。夫彼鄉愿者。流挾似亂真。何知名節。以嚴氣正性爲矯激。以輒熟依違爲圓通。究之宮室妻妾動其心。脂韋囁嚅移其習。好回邪媚。情態萬端。德之賊也。莫斯爲甚。宜乎大聖賢於此爲人心世道重防維。而不得不亟深拒而痛絕之也。此際有直道抗顏終身以之。卓然不牽於俗。如海忠介公者。其過人不誠遠哉。忠介嘗曰。今世之士。窮一生讀書作文。而於家國身心。毫無補益。是宋儒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也。又曰。鄉愿去大奸惡不甚遠。今人不爲大惡。必爲鄉愿。而孟子功不在禹下。當以惡鄉愿爲第一。噫嘻。公之學知本矣。蓋公自守之道甚嚴。而用世之心亦甚急。故隨在皆得行其志。方其錄南平也。以嚴師自處。首揭朱子鹿洞學規示諸生。本其身爲標幟。且力持憲綱。謁郡守。諸大夫。左右皆跪。公獨居中挺立。諸大夫齟齬然曰。安所得山字筆架來。而公弗顧也。凡其秉禮守正。自發軔之始而已然者。嗣濯知淳安。一履境。痛民疾苦。自丞以下。吏胥而上。各有參評。著爲令。名曰淳安政事。俸薪之外。不染一塵。家僮令樵採。吏清閒。聽其從農從商。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至有欲驅海強項而甘心者。公雖無事可指摘。然亦自此改調以去矣。旣而補任興國。清丈浮糧。釐奸剔弊。又未幾。陞戶部主政雲南。則竟持有犯無隱之義。因之批鱗逆耳。詔下獄。

蓋公視在我無不可行之志。故嘗謂醫國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愿。盛治何由而見。此所爲濱死不悔。實非市直沽名。徼幸一試者。至於疏出而直聲震天下。初何暇論焉。比其出獄復職。巡撫三吳。仍本向所爲教南平。令淳安。令興國者。設施潤色。秋霜烈日。風節峨峨。夫唐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驕從。朱子稱其養素自重。當公之時。勢宦權豪。斂手屏息。知姑蘇之民。倚公以生。沐公嘉惠者。固已無窮矣。獨念予迂拙之性。移撫是邦。慨然思古之遺愛。常在心目。師之法之。兢兢於言。規行矩之不遑。然而守吾道以伸吾志。嘗覺時艱勢沮。終莫展其厝施也。公嘗有以鑒余未逮者。余尤願天下後世。幸勿以矯枉過中。重爲公病。而三朝紀節。千載易名。聞忠介之風者。苟能頑廉懦立。爲狂狷毋爲鄉愿。則安得不反覆是編。而蹶然以起也。梓成。爰爲之序。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季夏穀旦。儀封張伯行書於姑蘇之正誼堂。

海剛峯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上

奏疏

改折祿米倉糧疏

開吳淞江疏

開白茆河疏

序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序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參序爲鄉士夫作

黃廣臺思親百詠序

贈王朋江陸寧波府太守序

贈周柳塘入覲序

贈陳元山任古田司訓序

贈趙三山德政序

賀貳守陳後溪榮獎序

賀李東城榮獎序

贈顧肖坡榮獎序

贈顧弘宇榮獎序

贈恆所劉侯膺榮獎序

泮水尋源卷序

賀衛趙侯軍政視篆兼督屯序

崖州太守蔡養齋致仕序

贈郡侯肖野郭公膺保薦序

贈郡節推大東劉侯膺榮獎序

贈定安博莫君署澄邑事膺保薦序

內江龔氏族譜序

贈黃村趙先生陞靖安大尹序

贈林東皋考績序

參詳

知縣參評

縣丞參評

主簿參評

典史參評

教官參評

陰陽官參評

醫官參評

老人參評

里長參評

生員參評

吏書參評

卷之下

書

啓譚次川侍郎

復王七峰瓊山知縣

清剛先生文集 目錄

啓譚次川侍郎

復趙大州關老

啓朱鎮山工部尙書

再啓關老高中玄諸公

復譚次川尙書

與周一陽主事

復周一陽主事

復沈萬川會昌大尹

啓劉石圃誠意伯

復吳悟齋操江都院

復胡杞泉都掌科

復歐陽柏庵掌科

啓徐存翁關老

復巡按龔懷川

啓戶部正堂劉清渠右堂陳洛南

復按院張惺宇

奉王忠銘翰林檢討

復沈繼山

復郭夢菊

復舒錫崖通太兵備憲長

復周柳塘先瓊州太守

復汪渠瀛廣東巡按

啓鄧純吾原廣東巡按

復賀澹菴

奉貳守陳南川書

再奉貳守陳南川書

與瓊鄉諸先生書

教約十六條

治黎策已酉科中式策

雜說

海剛峯先生文集 目錄

嚴師教戒

訓諸子說

借山亭記

贊蕭氏一門二節

龍南令雁峯吳公墓誌銘

附刻

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剛峯海公行狀

海剛峯先生文集卷之上

奏疏

明 海瑞 撰

改折祿米倉糧疏

題爲懇乞皇恩賜改折以蘇節被災傷地方事。臣奉命巡撫江南各州縣被災所在甚多分數應題請者臣照例題請已蒙皇上覃敷洪恩賜之改折賜之蠲免小民歡忻鼓舞感恩無窮極矣。臣復何言。但今年水災實是異常往年霖雨爲害霜降後水漸消涸今大不然江南地氣溼熱冬至後不能播麥種播之不生今詎冬至九日耳常年播麥之地尙十有五六渰深水中來夏麥秋預絕望於今日矣。且災止一方猶有轉輸可望今則北之淮揚徐邳南而浙東西而應天太平廣德等府州莫非水災之地旁郡無可轉輸本地無可借貸查得嘉靖四十年水災先皇帝准將五府六部等衙門米悉與改折止論水災則嘉靖四十年稍甚若論近冬至水不消涸來年二麥缺收則比嘉靖四十年之災又過之今除內府白熟米係上用所需臣不敢言矣其祿米倉諸臣隨朝米并吏役監生樂舞生天文生醫生儒士月米伏乞皇上軫念江南今歲之窮比照嘉靖四十年例勅下該部覆議盡與改折其折銀卽部運官同白熟米齊解甯米以濟江南之饑折銀以濟諸員役之用況祿米倉每歲約該米五萬九千石上下大約每歲支放五萬四

千餘五千嘉靖四十四年總督倉場侍郎張守直題奉欽依照漕糧一尖一平收兩平放又加耗米二升爲七升除去三升腳米尙有四升祿米隨收隨放與漕糧久貯有消耗不同以羨餘之積合支銷之存計今五年矣約可再足一年支放皇上雖與盡折一年舊米將盡新米又登又非缺然無米可兼支也事無窒礙可行民切饑苦當恤緣係懇乞皇恩賜改折以蘇節被災傷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齎捧謹題請旨

開吳淞江疏

題爲脩復水利以濟迫切飢民事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吳水利當濬之使入於海從古而然也葦江東江係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事起近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脩撫按亦不畱心惟此督責日至潮泥日有積累日月繼嗣通道填淤雖曰水勢就下而無下可爲就矣時遭久潦震蕩太湖因之奔湧四溢勢所必至爲害之大渰沒禾畝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是也而小爲渰沒漂沒之患亦時有之是吳淞江一水國計所需民生攸賴脩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臣於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委上海縣知縣張貴率領沿江住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原江面闊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二錢九分今以水荒缺秋收兼之二麥未佈時方春正月之初米每石價銀已八錢五分矣飢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導河夫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溧陽縣鄉官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

賑濟穀二萬石。率此告濟飢民。按工給與銀米。於今正月初三日。按江故道。興工挑濬。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嶺。嘉定縣知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飢民。稍安戢矣。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饑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有收成。府縣又執行閉糴。無從取米。伏望皇上軫念民飢。當恤吳淞江水道國計所關。勅下該部酌議。量畱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贓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府一例取用。彼處飢民亦聽土工就食。吳淞借飢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幸甚。

開白茆河疏

題爲再濬常熟縣入海河道。兼行賑濟飢民事。臣於正月初三日開挑吳淞江。已經題請外。臣於二十七日巡歷常熟縣地方父老鄉官舉監生員人等紛紛告稱。本縣白茆河道雖經隆慶二年開挑。止是一線之路。是以隆慶三年水患不能流洩。三吳靠北一帶縣分均受其害。常熟去吳淞江尚有四日之程。飢民之能赴工於吳淞者十之一二而已。若是興工之中。兼行賑濟。一舉兩利。當開白茆。臣旋於二十八日親行相視。丈驗闊者不過四丈。水深不過四尺。狹者不及二丈。水深不及三尺。果然淺狹。考之三吳水利。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三吳入海之道。南止吳淞江。北止白茆河。劉家河居其中。三處而已。劉家河

原通達無滯。若止開吳淞而不開挑白茆。誠爲缺事。難免水患。臣又酌計臣先所題請吳淞江工銀。尙有餘贖。可充他用。吳淞江河因飢民雲集。計在二月二十日前後告成。決矣。青黃不接。飢民尙苦無處趁食。官發銀米賑濟。勢之所必然也。臣思與其空行濟飢而無益於後。不若仍照吳淞江事例。興工之中。兼行賑濟。既有利於目前之飢民。河道開通。且有望今秋之成熟。臣已責令署縣事常州府通判姜國華丈量約長該五千七丈七尺。因舊河道廣狹淺深不一。通融牽搭。計該用人夫一百六十四萬九千五百三十六工。計該用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四錢。一照吳淞江例。不取之民。不損之官。止以倉庫之積給之。尙可成此一河道也。飢民告濟。不散不止。臣已行令縣丞夏佐典史鍾應亨。各分工專督。通判姜國華總行稽察。於二月初九日興工矣。伏望皇上軫念飢民當賑。水利當興。勅下該部覆議。俯賜俞允。地方不勝幸甚。

序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

今天下何世哉。予筮仕得游中都。歷天下。旣歸鄉閭。歎世君子每有財帛世界。今不如昔之說。予始開而疑之。以爲此特市井小人。自爲風俗。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我輩讀書知禮義。辨別素明。天光煥發。當不如此。已而交與益衆。更歷旣多。乃知我輩出沒於聲色貨利之場。不得已奔走於富貴利達之際。老死不休。蟻之附腥膻。蛾之投燭火。無以異也。視市井輩反爲過之。古昔公道大同利無彼己。下此小康。下此人

漸澆漓。叔季世利趨便奪。發冢詩書。詩云。曾是培克。曾是在位。此直叔季之下者耳。講明於讀書窮理之時。不自欺心於暗室屋漏之際。難乎其入。又不必言矣。攘攘利往。天下皆然也。而誰與易之。予之誦此言久矣。一旦鄉龍歧父老抵予舍。揖而言曰。村蒙生端。字德範。縣庠弟子員也。素有行義。問厥所以。則曰。先辛未三月。海寇犯村。舉村挈家奔散。家用百凡。無暇爲顧。余達妻特持包袱。裹銀四十兩。及餘物。恩惠失之。生後至。左右前後無有見焉。生亦不知得之者。遠近聞人物也。數日。得失主人氏。當官衆完壁歸之。包袱內藏纖芥無失。先是張氏訟官。疑似攀指。官追爲急。乃生心事。白日青天。有是舉也。不徒決疑獄於一朝。而因得以脫周隆。張衡。鬪爭不已之患。不爲利己。不爲禍人。分金酬復。生視之若將浼焉。余達之懇求。村衆之慫慂。生原非我有。原無此義之言。又若義利之辨。有以豫明於先。取舍之分。不待今日慮之而後得之者。吁。賢矣。失主未明。遲回有待。今日慮事之周。先今居家以禮。孝友無間。姑勿悉。只今財帛世界。居財帛世界之中。獨能自脫於財帛世界之外。義利之辨。別不爽。屋漏之昭。監如見。有之乎。不復有斯人也。而今或有之。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因鄉父老請。不辭而爲之序。府縣獎生喻義。學憲王公。進生廩膳。生加優禮。上人之所自爲。可矣。生志趣遠大。舉此措之。何所不可。區區見與於人生之初心。不如是也。不詳及云。

贈史方齋陸浙藩大參序爲癸士夫作

瓊去京師萬里而遙。國初以憲臣遙制。至憲宗純皇帝。始令分巡道兼飭兵坐按。識者以權重勢專。補按